

【教史尋蹤】

僧入震旦

釋見憨

僧入震旦

《五運圖》記載：周朝聖教的各種靈驗以及阿育王在中國造塔的事蹟，照理說應該是有記載，只因秦始皇焚書，這些記錄也隨著被焚毀，所以現在無處可尋。

秦始皇時代，有沙門釋利房等十八位賢者，攜帶經典來到中國從事教化工作，而秦始皇並不相信，反而把他們拘禁起來，當天晚上，有神人衝破監獄救出他們。又漢成帝時，劉向在天祿閣校書，常常讀到佛經，直到

撰著《列仙傳》，共錄一三六人，其中七四人已在佛經中出現，根據這份資料詳細推究，可知周、秦時代已經有佛教沙門，只是還沒有很興盛罷了！

到後漢第二位君主明帝永平七年，因為夢見金人（發金色身光的人），才命令秦景、蔡愔、王遵等人往天竺去探迎佛教。他們在月氏國遇見迦葉摩騰、竺法蘭兩位沙門，而把他們迎接到中國。現在的人認為這兩位沙門進入中國，是佛教傳入中國的開始。當時佛法雖然已傳到中國，卻

並未流傳到長江流域，信奉受持佛法的人不多，傳衍的區域也還不普遍。

直到孫氏（孫權父子）建立吳國，與劉蜀、曹魏三分天下，而南北阻隔時，有位本是康居國人的沙門康僧會，在赤烏（吳的年號）年中才開始到南方從事佛教教化工作。

經像東傳

佛道原即難以思議，佛的神通事蹟本超乎尋常，不可以常情揣測，不可以一般事例推求。

就像東漢有梵僧來中土，劉向已

在梵典中讀到這類記載；阿育王塔在中國出現，也早有靈驗。根據《釋老志》的記載，佛教的學說在前漢就有所聞：漢武帝元狩年中（西元前一二二至一〇三年間），霍去病獲得昆耶王所獻的金人（金色像），武帝以為是大神，而把它供奉在甘泉宮，燒香禮拜，這是佛法東傳的開始。到開關西域，派遣張騫出使大夏，張騫歸還漢土時報告說：「身毒（今印度）有浮圖（即佛陀）之教。」漢哀帝元壽年間（西元前一至一年），景憲往月支，得到口授的佛經。雖有這些事蹟，但當時的人對佛教還沒有深刻的信仰，佛法大道尚未通行，猶如大江才剛濫觴，或好像是巨木的小枝末罷了！

現代都以東漢明帝時兩位沙門帶來《四十二章經》和白氈畫像是佛教東傳的開始。又《感通傳》中所記載的周穆王造靈安寺、永州石花捧（阿育王塔等，這些不就是東漢以前的事蹟嗎？但這些是思慮無法揣測、言語

無法形容的事情，不妨把它置之度外，現在暫且根據可思可議的事蹟，以永平年為開始。

創造伽藍

經像和佛教的修行者們既已來到中國，接下來要面對的就是：得有個可以安身的清淨住所，而且轉法輪也需要有個處所作根據地，因此建立了寺宇。

葉摩騰、竺法蘭二位高僧和道士角力獲得大勝（註一），漢明帝大悅，最初命人安頓他們住在鴻臚寺，以禮相待。鴻臚寺本是四方外邦和遠方國土來的外交使節們的邸舍，兩人若始終居住在那兒也不是長久之計，不久，明帝就令人另外在洛陽西雍門外擇地蓋一間精舍安頓他們。因為他們兩人以白馬馱著經像來中國，於是該精舍就以「白馬」為名。

至於「寺」這個字，按解釋是「寺嗣」，也就是管理事情的人在其中相續承繼，而能成辦事情的意思，所

以原來是在稱呼辦事單位的，但西域僧突然來臨，權宜之計只好暫時讓他們在公家的辦公室止宿，現在雖然移居別處，為了不要忘記初來中國的根本，所以還是用「寺」來標明該處所，「僧寺」這個名稱就是這麼起源的。

「僧伽藍」，翻譯為「眾園」，是眾人所居住的地方，而「園」是指園圃，能生長繁殖的地點，佛弟子要生長繁殖的是道芽聖果，因此佛經中有迦蘭陀竹園、祇樹給孤獨園等，都是西域的寺舍。

如果要追溯有關伽藍不可思議的事蹟，勉強可以說的有周穆王建造顯濟寺，但其實這件事很難找到有力的根據來證實它的存在，我們只能說它是件難思議的事罷了。

「寺」這個名稱一直沿用到北魏太武帝始光元年（四二四）創立伽藍時，把它稱為「某某招提」；隋煬帝大業年中（六〇五—六一六），又命令「寺」一律改稱「道場」；直到唐

朝（六一八——）才又重新稱所有的伽藍為「寺」。

靈裕法師「寺誥」記載，寺共有十個名稱：

- 一、寺（如前述）；
- 二、淨住（穢濁的處所不可用來共住）；
- 三、法同舍（法食二同界）；
- 四、出世舍（修出離世俗之行的場所）；
- 五、精舍（非羸暴者所居）；
- 六、清淨園（三業無雜染之處）；
- 七、金剛剎（剎土堅固如金剛，是道人所居）；
- 八、寂滅道場（祇園有蓮花藏世界，以七寶莊嚴，名為寂滅道場，盧舍那佛在此說華嚴經）；
- 九、遠離處（進到這裡來的人，遠離煩惱迷惑，親近寂滅之樂）；
- 十、親近處（因為這個處所與正法相近，所以居住在此處就像行安樂行一般）。

中國稱呼「寺」的這十個名稱，依《祇洹圖經》解釋，也像「寺誥」一樣，各有不同的意義。現在就把它六個意義臚列於後：

- 一、窟——例如後魏鑿山為窟，安置聖像，也作僧人的居所（現在洛陽龍門天竺寺有石窟，就像那羅延金剛佛窟等）；
- 二、院（今禪宗住持之處多用此名）；
- 三、林（律藏有「住一林」一句，經藏中有「逝多林」一詞）；
- 四、廟（如《善見論》中有「瞿曇廟」）；
- 五、蘭若（沒有院的形式稱蘭若）；
- 六、普通（目前五台山就有好幾所）。

此外，漢明帝崩卒，在陵寢上蓋祇洹，從此以後，就有百姓在墳塚供佛像了（這項記載見楊玄之《洛陽伽藍記》）。洛陽自東漢永平年間（七五）到西晉永嘉年間（三〇七——三

一二）只有四十二座寺，而北魏建都洛陽以後（四七一）非常崇信佛教，相繼建造了許多高大莊嚴的佛教建築物，百官朝臣以及民間的大家族也相競設置寺宇，僅只洛陽一地，就有一千餘所。後趙以鄴（今河南臨漳縣）為國都，也蓋了八百多座佛寺，其中有些寺至今還留有遺址。

〔註一〕漢明帝永平十四年（七一）正月一日，五嶽八山的道士褚善信等六九〇人上表，請明帝火驗佛道二教的優劣。同月十五日，明帝集合大眾在預建的壇場上，驗燒佛道二教的經典，結果道教的經典完全化為灰燼，佛經卻毫無損傷，葉摩騰和竺法蘭二人於是出面大力宣揚佛德，見聞的人，莫不歸依佛門。

【譯自：宋·贊寧，《大宋僧史略》，大正藏卷五十四】